

第一百六十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3月4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玛利奥·阿莱希（意大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利尔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緬 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巴切尔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瓦涅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普里女士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女士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哈尔福尤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拉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埃夫多科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克罗卡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女士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马丁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巴格巴尼·阿氏托·恩藏热亚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60次全体会议开始。今天，委员会将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但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各成员可就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自由发言。我对今天将在委员会发言的挪威外交国务秘书艾文·伯格先生表示欢迎。伯格先生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家，他曾在日内瓦、布鲁塞尔和美国任职。1981年10月他被任命为外交国务秘书。我相信，委员会将对他对我们工作的关心表示赞赏。将在今天发言的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摩洛哥、中国、南斯拉夫、墨西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挪威等国代表。我现在请发言者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大使发言。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我已经有机会对你这样一位新同事表示欢迎。现在，我要祝贺你担任委员会三月份的主席。在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充分的支持时，我还表示相信，新手往往能在指导工作中成功，正如你的前任的例子所证明的。伊朗大使马哈拉蒂在非常困难的开始阶段主持委员会工作的方法值得我们赞赏。

我在2月11日的发言中，概述了我国政府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大部分项目的立场，并特别强调了议程的头两个项目。今天我想重申，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及其全体人民和政府仍然把停止核军备竞赛、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以及核裁军作为最高优先的问题，并且，为实现这些最重要的目标所需的各种措施中，我们认为最紧迫的是全面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

考虑到美国代表在本论坛上所作的一般性发言以及在各附属机构内更为详细的发言，重申我们全力以赴解决我们这一代最为棘手问题的决心——事实上，压倒多数的代表团都有这种决心——决不是多余的行动。通过加剧军事准备徒劳地企图寻求军事优势的政策已在一段时间里阻挠了委员会的工作，但只是在过去的几周内，即使是那些最为乐观的代表团也开始认识到这种政策的真正实质及其对裁军谈判的后果。

匈牙利代表团完全同意“遗憾和极为不满”以及“失望……甚至愤愤”的感情——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的发言中所表示的无数忧虑中就只援引这两个吧。正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如尼日利亚大使依朱厄尔在2月25日发言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种臭名昭著的“相互连系”政策现在不仅反映在全球政治事务问题上，而且也反映在本委员会议程所列的问题上。

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降低核禁试问题重要性的企图，使它只沦为“美国长期的军备管制目标全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我们完成同意罗斯托博士说的，“禁试本身不能制止核武器产生的威胁”；我们也能同意他说的，全面禁试本身无助于减少核武器的威胁。但是，如果紧接着有其他旨在减少并最终消除核武器的措施，这将大大减少核武器的威胁。

罗斯托先生“为在消除核危险方面取得进展”而提供的办法对局外人可能是有吸引力的，但对本机构的成员来说却并非如此。正如罗斯托说的，在不首先制止继续改进核武库的情况下，“关于大量裁减核武器并最终消除核武器的谈判”只能是一种造成错误印象的可怜尝试。如果把这与美国政府旨在破坏力量均衡而采取的具体步骤联系起来，情况更是如此。

匈牙利代表团一贯努力现实地办事。然而，我们在本届会议一开始时曾抱有某些希望，也许委员会能取得进展，哪怕不是在实质问题上，至少在可能认真开始谈判的方面建立必要构架的问题上是如此。鉴于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大力支持，姑且不提社会主义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2月15日甚至提出了一份某个工作小组的职权草案。不幸的是，我们所抱的希望很快被美国和英国的顽固立场驱散了。

在这种情况下，几个代表团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我国代表感到毫不惊奇。显然这是合情合理的反应。然而，把缺乏进展的责任推到大家头上的做法只能有助于减轻这种批评的影响。阻挠委员会的努力的必须由那些公开对各国人民的意见、意愿和利益进行挑战的政府承担。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瑞典代表的批评就好得很。

同时，我们还有义务欢迎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性建议”，巴西代表在2月25日的发言中已经适当地注意到了这些建议。

我希望，席尔瓦大使不会对我在这样简短的发言中两次援引他的话而有所在意的。但我必须强调指出，他强调有必要表现出“意愿”，这是何等的正确。首先是“寻求一种能普遍接受的程序的意愿”，其次是“……为了打破不妥协之墙而进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行诚意协商的意愿”，最后是“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行使其肩负的优先职责的意愿”。我国代表团看来，这最后一点显然是意味着谈判。

在我结束这一议题前，请允许我简单提及，我国代表团理解一些代表团在面临困难形势时所表现的沮丧心情，并且对各种试图推进禁试谈判的努力表示赞赏。然而，我们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提出的各种建议的评估。

关于全面禁试，一些代表团提到了这一措施的不扩散方面，或提到了缺乏这一措施的这个方面。匈牙利代表团坚决认为，防止核武器进一步地理扩散的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及时的问题。有一些计划和具体步骤正在导致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扩充核武库，这更加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及时性。

在这种情况下，拟定并通过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部署这种武器的国际协定是极为重要的。

出于这些考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就此问题拟定了一份工作文件，并在今天提交给秘书处以便散发。这份工作文件是不言自明的，无需详细的介绍。

同时，我代表这两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的成员们适当考虑这份工作文件。

主席：我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斯特吕卡公使发言。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委员会三月份主席这一负责的职务。同时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伊朗代表表示感谢，在他卓有成效的指导下，我们委员会在二月份进行了工作。我们希望，在你的指导下，委员会将认真地讨论其面临的一切问题，并希望所有代表团都将为此目的支持你的工作。非委员会成员国无疑也能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欢迎它们参加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这些国家能按照《议事规则》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建设性贡献的话，这些国家就能够为委员会成员国作出的努力提供最合理和最有效的帮助。我特别提请大家注意第33条规定：“非委员会成员的国家可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就构成委员会谈判主题的裁军措施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提案或工作文件，并可参加有关这些提案或工作文件的主题事项的讨论。”

主席先生，我们想提请你注意，并提请其他代表团注意，有必要严格遵守《议事规则》，以便委员会中实事求是的气氛不致受到破坏，各代表团的注意力也不致被重要而紧迫的议程项目的讨论转移开去。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就载入第CD/245号文件的这些国家就综合裁军方案所取的一致立场的一些方面发表看法，并想回答某些代表团就此而提出的好些问题。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这种一致的立场已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并且正如一些代表团的发言所证实的，这种立场受到了认真的研究。

我相信，没有必要去详细解释第CD/245号文件的意思和性质；我国代表团的两次发言早已专门谈了这些问题。我只想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的文件不是综合裁军方案的兰本。它只是关于方案的总轮廓和内容的一系列想法。我们在工作小组以及接触小组中的工作是基于我们文件中提出的想法进行的，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以对其他国家提出的文件提出修正案的形式，或以对我们自己的案文提出进一步的和更具体的案文的形式，提出了有关的建议。

我敢说，这是第CD/245号文件区别于21国集团相应的文件（CD/223）以及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文件（CD/205）的主要标志。第CD/245号文件的起草国基于以下的原则：在就综合裁军方案的个别部分进行谈判时，有必要采取一个建设性的方法，以便达成一种普遍都能接受的妥协意见。正如讨论目标、优先项目和原则的接触小组的工作所表明的，第CD/245号文件中的条款大大有助于拟定各种普遍能接受的方案。

第CD/245号文件的起草国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一些代表团就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一致立场发表的评论和提出的问题。已经提出了各种问题。一开始就必须说明，我们大家仍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寻求其中某些问题的满意的答复。例如，方案的性质问题就属这种情况。无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此问题的初步考虑去年和前年都已有所阐述。但还没有进行过较大量的意见交换。第CD/245号文件的起草国认为，综合裁军方案不应再次成为联合国档案中的一份文件而已，相反，所有国家应表现出执行方案所需的政治意愿。与此同时，对于如何在方案的性质中反映出执行综合裁军方案方面的负责的政治态度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尚未想出一种明确的意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各代表团一致同意的综合裁军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方案实际内容的影响。我们将有兴趣地听取所有代表团就此问题更为详细的意见。

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些是关于我们对将措施分成若干阶段的态度。在我们工作的较早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就已同意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即假设措施可暂时分四个阶段。这种工作方法对我们来说是仍然可接受的，正如其他那些会得到委员会赞同并有助于谈判有效进展的做法一样。正如已经指出的，第CD/245号文件不是一份精确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因此，该文件中的措施不是按照不同的阶段予以划分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分阶段执行方案。在工作小组会议上，我们早已就所有四个阶段表明了立场，并指示了我们认为每一阶段应执行的措施。在今后讨论阶段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想在我们在工作小组中提出的建议以及我们的联合工作文件的基础上，并考虑到其他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努力找出相互都能接受的方案。

关于尊敬的印度代表的意见，即我们没有在文件中列入与执行方案的最后几个阶段有关的措施，我想提请他注意以下事实：在就所有阶段的讨论中，其中包括最后阶段，我们同意彻底解除武装部队并销毁各种类型的军备，也同意禁止为军事目的的拨款，以此作为第四阶段的措施。对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我们正是这样理解的。

关于各阶段措施的顺序，我们是基于它们的优先程度，我们的目的是保证能尽早解决最直接和最紧迫的问题。因此，举例来说，防止核武器、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生产核武器应十分自然地纳入第一阶段。还提出了一些措施，其实施只能在某种条件下才能开始，例如只有在综合裁军方案范围内的某些措施或一系列措施首先实施之后才能开始。把这些措施暂时纳入较后的阶段，这样做显然是可取的。例如，第CD/245号文件中核武器部分的(b)项建议：各类核武器的生产尚未停止（停止乃由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谈判所获得的结果）之前，并且在相应地通过措施，加强对各国安全的政治和国际法律保证之前，逐渐裁减核武器储存是不可能开始的，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反过来说，核武器的销毁之前必须有一个逐渐裁减核武器储存的过程。

我还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是过份详尽的。我们毕竟不是在谈论起草一项条约——一项全面彻底裁军的详尽计划——而只是在谈论一项

(斯特吕卡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综合裁军方案, 这项方案应现实地指出具体的措施, 作为一种近期目标, 其实施应对防止核浩劫、停止军备竞赛以及对持久和平铺平道路方面作出实际的贡献。方案的最终目标是在有效国际控制下实现全面彻底的裁军。至于每项措施的详细内容, 则应在适当谈判的过程中予以决定。在这一方面, 我们对限制军备竞赛的各具体方面达成一致意见规定大致的期限这种做法不持反对意见。同时, 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 就某一组问题正在进行的谈判尚未完成, 这不能作为推迟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的理由。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就综合裁军方案所取得的一致立场的某些个别问题, 大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

尊敬的印度代表要求我们澄清我们建议的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已在工作小组中清楚地陈述了这个原则: “在军事上大体均衡的各方之间的谈判中, 必须严格遵守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CD/239, CD/CPD/WP.60)。我们还解释说, 这个原则不是我们发明的, 而是从由秘书长指派的专家们撰写的并经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的《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引来的。在提出这个问题时, 印度代表提到了“一方面, 核武器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衡, 另一方面, 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衡”。首先, 我们认为, 裁军谈判肯定不是在这两个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政治现实远非如此。我们还不知道有核武器国家坐在一方无核武器国家坐在另一方的裁军谈判。恰恰相反, 在所有的谈判中, 分界线是由政治标准而不是各方是否拥有核武器的原则来决定的。此外, 我想补充指出, 21国集团在其建议中设想了某些属于苏美双边谈判领域中的措施。例如, 1981年5月19日的第CD/223号文件指出, 苏美继续就限制战略军备进行谈判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措施之一。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完全适用于这个措施。

印度代表问, 社会主义国家在说“在各阶段, 核力量方面的现有平衡应不受破坏, 同时要不断裁减核力量的水平”的话时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我想解释说, 这种平衡不应过分简单化地加以理解。例如, 如果苏联把这个原则理解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必须同时把它们核军备裁减到一个相同数量的单位, 那么苏联就很难与美国进行限制战略军备的会谈。我想回顾一下以下的事实: 根据已经签署但不幸的是尚未生效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规定, 苏联将裁减250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个单位的战略军备，而美国只裁减30个单位。我还想回顾以下一个事实，苏联方面与美国目前就限制欧洲核军备进行的谈判中，苏联也只考虑到双边的措施。但是，苏联却很有理由认为，虽然这不是一个要英法签署协定的问题，但英国和法国相应的军备应被认为是北约均衡的组成部分。同时，由于一目了然的原因，苏联不能同意由于执行核裁军措施，结果它与其他核武器国家相比，其安全受到减损。换言之，当社会主义国家谈论核力量领域中现有的均衡时，它们指的不是一个纯粹数量上的均衡；相反，它们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在给这种均衡下定义时，必须考虑到广泛的军事和政治因素。

印度代表还问我们，为什么把核武器国家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列入我们的措施中而不把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列入，尽管我们在第三十六届大会上还投票赞成印度关于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提案。首先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意味着，如果没有首先使用，就不会有第二个使用或第三个使用，因此就根本不会有使用核武器。这样，这两个建议实质上是为了同一目标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合情合理地向印度代表和21国集团其他国家的代表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怀疑核武器国家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做法，尽管他们自己也在第三十六届联大上投票赞成一项就此问题的决议。我们还可以向他们、特别是印度代表提出另一个问题：他们的建议中为什么不包括一项缔约不使用武力的世界公约的建议呢？这一建议毕竟比它们提出的仅仅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建议范围更广。然而印度代表在其2月23日的发言中确实怀疑缔约这样一项公约是否妥当。就此问题的一项文书将一劳永逸地不仅禁止核武器，而将禁止其他所有类型的武器。他说，《联合国宪章》早已载有各会员国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当然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去努力禁止使用核武器，因为这仅仅是使用武力这一整体中的一种形式——尽管这是最危险的形式。

我们还想提请尊敬的印度代表注意以下事实，即据说是我们建议要解散政治集团的问题似乎是仅仅因为翻译不准确而造成的。第CD/245号文件中使用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是指北约、华约等等这样的联盟。这当然完全不是指不结盟运动。

最后我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各代表团完全同意尊敬的印度代表说的话，即21国集团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立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一致的领域。我们相信，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随着不断的提问和回答，我们将能更详尽地解释我们的立场，以便使上述各立场更趋接近。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罗马尼亚代表梅列斯卡努先生发言。

梅列斯卡努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表示，罗马尼亚代表团最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委员会主席。

对我们来说，你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作为一个谈判者所有的广泛经验更加保证了三月份的工作最好的可能的条件取得确实的成果。我谨向你保证，罗马尼亚代表团将为你履行职责给予建议性的和友好的支持。

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伊朗的马哈拉蒂先生，祝贺他谦恭而耐心地完成了赋予他的重要任务。

我今天的发言将集中谈谈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该问题是我们工作计划中的一部分。

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这一问题的谈判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立场，即在委员会的范围内就此问题开始具体的谈判，这不仅有着紧迫的必要性，而且也是对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设立的本多边机构的是否能起作用的一个真正的考验。其他代表团也表示了同样的立场。我想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认为，反对开始这种谈判是找不到站得住脚的理由的。我们所听到的许多理由都强调说，有关核裁军的措施是复杂的，它是裁军一切领域中是否能取得进展都将取决于此的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然而，据我们所知，除了有决心地和有意志地进行谈判和耐心的探索，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外，没有更好的——或确切地说，没有其他任何——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了。

当然，我们很明白核裁军的复杂性以及它对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国家的安全的重要性的，也明白核裁军是不能靠某种奇迹一劳永逸地实现的，但是我们认为，委员会的任务正是为逐步制止核军备竞赛制定出一项战略。在本委员会中，我们已经谈论有必要规定以诸如冻结、停止发展措施遏止军备竞赛的时间。我们认为，这种遏

(梅列斯卡努先生, 罗马尼亚)

止战略是停止军备竞赛过程中的一部分, 如能完成, 它将会导致核裁军。

无疑这一战略的一个根本因素是, 有必要停止改进和发展核武器, 在这一方面, 正如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 禁止核试验占有优先地位。21国集团和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国以及其他代表就此问题提出的有说服力的和理由充分的论据只能使我们深信, 该说的都说了。因此我只是想明确指出, 我国代表团支持设立一个委员会工作小组, 以便就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进行谈判我并强调指出, 考虑到即将召开的第二届特别会议, 这项措施是至为重要的。

同样明显的是, 在我们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时, 我们不能忽视战略理论的问题。确实, 正如去年的辩论所表明的, 我们必须更密切地注意核威慑的观点, 这种观点为迫使我们一直生活在人类全部毁灭的威胁之下的整个结构面奠定了基础。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 核武器不能被用于防御目的, 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制定战略理论, 例如威慑理论, 以便补偿核武库的这种固有的缺点的种种企图, 只会增加赌注, 使核武库更加膨胀、更加尖端化。从这个观点来看, 欧洲处在是至今最为危险的形势之中, 在那里, 绝大多数国家无望地眼看着核武器竞赛的新阶段又开始了。正如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最近指出的, “如果我们欧洲国家不能阻制在欧洲安置新的核导弹, 我们就会成为这些军备的牺牲品。从实际的观点来看, 世界上任何国家, 不管其地处东方或西方, 或北部或南部, 都不能逃脱这种武器的有效范围。

因此, 罗马尼亚欢迎苏联和美国就欧洲中程导弹的问题开始谈判, 并希望这些谈判将导致积极的成果。正因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尖端的军备都集中在欧洲, 世界这一重要部分发生大冲突的危险已极端严重。罗马尼亚为了表示罗马尼亚人民对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未来的深切关怀, 已断然声明并将继续断然声明, 罗马尼亚赞成停止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和任何种类的核武器, 并将其裁减到最低可能的水平。我们坚信, 目前, 裁军是欧洲的根本的、首要的问题。

因为上述的武器的存在影响并直接威胁了欧洲国家的根本利益, 所以我们认为, 所有那些其生命受到威胁的国家有合法的理由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参加在欧洲限制和消除核武器的谈判。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怀着同样的关注心情, 已促请欧洲各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议会、政府和人民立即采取有力的行动并利用一切可获

(梅列斯卡努先生, 罗马尼亚)

得的手段, 在为时不是太晚的情况下, 从欧洲大陆上裁减和消除核武器, 以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存、自由和和平的根本权利。

罗马尼亚代表团愿重申, 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尽早采取具体而可行的措施, 停止生产核武器并逐渐裁减此类武器, 直至彻底消除和禁止这种武器。

因此, 我们支持苏联代表团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此问题提出的看法。然而, 考虑到实现这一最终目标, 我们还应注意其他的问题。首先, 要注意蓄意发动核攻击或由于偶然事件、失误或估计错误引起核战争的问题。考虑到核武库的现状和国际关系中目前的紧张局势, 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纯学术性的问题了。对所有国家不管是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 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了一个具有迫切重要性的问题。采取措施不仅有着紧迫的必要性, 而且还是头等重要的。

综上所述, 人们可清楚地得出结论,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优先任务是在核军备竞赛的问题上采取行动。现在离今年特别会议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但我们至少可以表示一下, 我们有决心就核裁军的优先问题开始谈判。如果委员会不能表现出这种行动的意愿, 那么我们相信, 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总之, 委员会的信誉端赖于此, 多边谈判的信誉端赖于此。

在我们的发言中, 我们经常指出, 委员会设立一些特设谈判小组的做法本身并不是目的。但今年, 这个结论必需有所保留了因为, 鉴于特别会议的召开, 设立一个附属谈判机构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这样一个纯粹程序性决定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这种决定将表明, 我们大家具有以建设性的精神清醒而现实地进行合作和谈判的政治意愿。

主席: 我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斯卡利大使发言。

斯卡利(摩洛哥): 主席先生, 摩洛哥代表团高兴地看到意大利的代表出任本委员会三月份的主席。意大利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是我们摩洛哥的友好国家。我国

(斯卡利先生, 摩洛哥)

代表团向你保证它的全力合作, 并且深信你将胜任愉快地并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工作。当看到意大利代表担任主席时, 不禁使我们想起迪蒙特泽莫洛大使, 他竟这样突然和不幸地离开了我们。我们谨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我们的悼念和慰问。我也愿意向卓越的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的代表们表示祝贺, 他们在担任主席时竭尽全力促进了我们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欢迎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美国、尼日利亚、荷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来的代表们, 并以能同他们在友好的基础上象同他们以前来到委员会的代表们一样地进行合作感到莫大的愉快。我们也以能够受益于能干和热情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先生而感到荣幸。在这个场合, 我们也愿意对贝拉萨德圭先生的忠诚和谦逊精神表示极大的赞赏。

裁军谈判委员会这届会议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举行的。

国际形势正日益恶化: 近年来的各种不利趋势继续占着上风, 世界许多地区持续出现的紧张局势温床越来越使人感到惊恐。由此, 信任的气氛被猜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所替代, 从而引起不安全感。因此, 至少可以这样说, 国际关系现状不会使我们委员会的任务变得较为轻快。相反, 很可能给已经限制不住的军备竞赛以新的势头。

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作详细的叙述, 因为形势的严重性是十分明显的, 正如它对裁军进程和对我们委员会正在进行的旨在促进裁军的努力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样明显。

但是, 我们委员会是在国际社会寄予最大希望的一项重大事件的前夕举行会议的。事实上, 我们现在距离6月9日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开始只有大约八周的时间了。去年10月筹备委员会起草的暂定日程已说明, 须向第二届特别会议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和它所提出的任何案文草案。这说明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委员会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视。因此, 委员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有责任竭尽全力确保人们对第二届特别会议所寄托的希望不致破灭。

鉴于这些考虑, 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 即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 委员会能不能做到, 提出一个不同于1978年《裁军委员会会议》向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出的抽象报告的报告。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毫无疑问，委员会有着《裁军委员会会议》不具备的某些重要有利条件，它把所有核国家都弄到谈判桌子上来了。委员会的程序通过议事规则而实行，多少比以前更加民主了。此外，这个委员会有一个基本的文件，即《最后文件》，它阐明了原则和目标——并在其《行动纲领》中，按优先次序列出了各种裁军措施——这些原则和目标的采纳和执行可能会导致全面彻底裁军。自从1979年以来，委员会就处于比《裁军委员会会议》较优越的地位而有可能更好地执行赋予它的艰巨和复杂的任务，并有获得成功的较大可能性。

但是我们回想起来，在过去三年每一届会议结束时，我们都不能不面临的事实是，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这促使我们在今年要不遗余力地确保我们即将向第二届特别会议提交的活动报告是一个积极的报告。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有些代表团的妥协精神，它们原来提出了一些建议，后来又同意撤销这些建议，从而使委员会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这届会议的日程和它第一期的工作计划。

我们委员会能对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的贡献之一是拟定综合裁军方案。

批准这个方案是筹备委员会拟出的暂定日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它将成为第二届特别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因此，负责这个项目的工作小组——它在1980年由具有非凡才能的尼日利亚阿德尼吉大使主持，现在又得到称职的经验丰富的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主持——如果要及时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加强它的努力。这个小组已沿着正确的方向做了很多事。它在目前这届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已着手进行工作，这已清楚地说明我们对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极端重视。我们认为，在大家的谅解和合作下，委员会能够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它的任务。而且综合裁军方案的组成部分已由审议机构，即裁军审议委员会一致通过，这就促进了委员会的这项工作。

我国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中已代表它自己或与中立的和不结盟的国家一道，对该方案的各个部分，阐述了它的观点。若蒙允许，我们仍愿意简单地回顾一下这种观点。

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制定的国际裁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因此，该方案必须包括停止军备竞赛和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问题的各个方面。它必须确定裁军的目标，确定指导谈判的原则和应实施的优先次序。方案必须包括可以导致实现最终目的，即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一切裁军措施。

象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文件一样，方案不仅必须说明实现它全部目标的时限，还必须说明方案中所规定的各项措施将实施的各个阶段。

在这些独立阶段中的执行问题一定要按照经过协商一致作出的时间表进行。方案必须规定成立一个审查机构，允许在每一阶段执行过程中，根据进展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动。

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法律性质，我们的意见是，如果要使它具有可靠性，这个文件必须具有承担国际义务的法律约束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摩洛哥一贯强调，综合裁军方案必须不仅包括裁军措施本身，也应包括有关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方面的措施。

这是摩洛哥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案几个主要问题的简单看法。我国代表团参加了这个问题的工作小组和以尊敬的巴西、法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任主席的联络小组，愿意象过去一样声明它将继续保持不怀成见的态度，并将坚决作出一切努力促进这些小组的工作。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工作小组对优先次序一章达成协议。在我们看来，这是制定综合裁军方案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前进步骤，之所以取得协议是全体代表团采取妥协态度的结果，也是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作出可贵努力的结果，他很技巧地使负责这一章的联络小组的工作获得协调。

在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以后三个月举行的第33届大会上通过的第33/60号决议中，大会曾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复会后的第33届大会上提交一份全面禁试条约的案文。

虽然委员会从它1979年开始工作以来一直把这个项目放在它的日程的首要地位，但是直到现在，它没有能够对大会在它第33/66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在过去三年中，委员会在三个核大国——它们是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扩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散核武器条约的保存人——的1979和1980年谈判的阴影下，只是继续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必须指出三方谈判并未导致任何可推动委员会任务的结果，委员会至今不能从事真正的谈判。我们日程上的第一个项目遭到的不幸命运也就是第二个项目，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命运。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继续尊重委员会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并且认为已经到了从交换意见的阶段转到对上述项目进行谈判的时候了。

我国代表团继续优先考虑建立附属机构的问题，特别是建立工作小组具体进行有关这两个项目的谈判。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在今年获得解决，这样就可以使委员会打开它所面临的僵局。

摩洛哥代表团对委员会商定重新分别建立有关议程上各个项目的，即有关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等项目的工作小组表示欢迎。我愿意借此机会对尊敬的波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分别担任这些小组的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特别令人满意的一点是，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职权修改得更加符合我们所规定的目标，即拟定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和销毁这种武器的储存的公约。

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欣赏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上届会议作出的极大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果。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这个小组的工作已取得这么大的进展，我们应立即着手对禁止和消灭这种武器的公约的案文进行谈判了。缔结这样一个公约，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裁军措施，而且是国际社会心目中认为最重要和最优先的一个措施。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最好特别是考虑到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召开，应加强努力就某种办法或共同方案达成一项协议，把它列入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前已表明它赞成订立一项国际公约。我们希望工作小组将注意到订立这样一个公约的主张已得到广泛的支持。

至于放射性武器，我们仍然深信，负责这个问题的的工作小组能够迅速就禁止这种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只要工作小组的每一个成员国都表示诚意。但是，我们认

(斯卡利先生, 摩洛哥)

为, 只有当公约规定禁止攻击民用核装置时, 这个公约才是有意义的和可靠的, 因为很明显, 攻击引起放射性物质的散发具有真正的大规模毁灭的危险。

我在发言的一开始就说过, 由于即将到来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 我们委员会的这届会议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 迄今取得的结果与第一届特别会议产生的希望和势头不能相称。解决我们的意见分歧并尽一切努力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必须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合作精神和政治意愿, 以完成联大委托我们的崇高使命。

主席: 我感谢摩洛哥代表的发言, 并感谢他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中国代表田进先生发言。

田进先生 (中国):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担任本月会议的主席表示祝贺, 相信在您主持下会议会取得进展。我也对上月伊朗主席作出贡献表示感谢。

今天我愿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许多国家代表的发言都对国际形势的恶化, 核军备竞赛的加剧和战争危险的增长感到焦虑不安, 普遍要求制止核军备竞赛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和消除核战争危险。中国代表团同它们怀有同样的愿望。我们认为, 要减少和消除核战争威胁, 需要明确几个问题, 即: 是谁在加紧进行核军备竞赛; 核战争的危险来自何方; 核裁军应从何着手。

近年来, 在联大和裁委会的会议上, 我们经常听到两个超级大国相互攻击对方进行军备竞赛和追求军事优势, 并相互指责对方准备打核战争。苏联和美国为了推卸军备竞赛的责任, 还编写了有关对方军事力量的宣传材料。从它们的发言和材料中提到关于对方的扩军情况和数字看, 尽管可能不尽完全符合具体情况, 但人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印象: 正在加紧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正是这两个超级大国。根据1980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 苏、美的核武库已经拥有将近五万枚核弹头, 其总当量达一百九十亿吨, 其总爆炸力为投在广岛的核弹的爆炸力的一百万倍。它们的核武器不仅数量庞大, 质量也最精。那些射程一万多公里、带有分导式多弹头、命中精度高的新型洲际导弹都是在它们的核

(田进先生，中国)

武库里。它们自己也承认已经拥有了超杀能力。但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夺取压倒对方的优势地位，尽管它们举行这样那样的所谓限制核武器的会谈，它们还在加紧发展和部署新式的核武器，展开了一场以改进质量为中心的新的核军备竞赛。这一切与“防止核浩劫”的动听言词自然是很不协调的。

还应指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它们凭借强大军事实力，到处相互排挤和争夺，把世界搞得很不安宁。尤其是那个高唱和平与裁军的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和争霸的能量更大，势头更猛，它不顾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直接出兵占领别国。事实证明，它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

从苏、美拥有的巨大核武库以及它们的激烈争夺威胁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安全的严酷事实中，必然得出的结论是：核裁军的进程应该由这两个核超级大国开始。这对减少核战争危险，维护世界和平是完全必要的。

多年来，世界人民强烈要求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国家停止核军备竞赛。不少中、小国家还提出了各种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建议。我们认为，超级大国应该立即停止改进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质量和增加其数量的一切活动。要停止改进质量，除了停止核试验外，还应停止改进运载系统以及制导系统等方面的非核技术的试验。据知名国际研究机构的统计，从1945年7月至今，苏、美两国已进行了一千一百多次各种核试验。近几年来，为了适应争夺核优势的需要，它们仍然频繁地进行核试验。仅在1979年，苏联一家就进行了29次试验，超过了其他核国家当年试验次数的总和，也打破了它本身自1963年以来每年试验的记录。1981年进行的49次核试验中，苏联就占了将近一半，21次，其次是美国16次。以上这些情况和数字清楚地表明，苏、美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进行核试验，它们理应立即永远停止任何核试验。仅仅口头上叫喊赞成停止核试验，是掩盖不了加紧进行核试验的实际行动的。

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超级大国单是停止改进核武器的质量和增加核武器的数量，还不能减少它们庞大核武库对世界的巨大威胁。停止试验、发展和生产核武器，还必须伴随着核武器的大量削减和销毁，才能起减少核战争危险的实际作用。因此，超级大国应尽快削减它们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它们首先大量削减核军备，有助于减少核威胁，同时也无损于它们的安全。正如联合国秘书长1980

(田进先生，中国)

年上述报告所指出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现有战略武器数量庞大，应当有可能大量削减而不致影响它们的安全”。这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要它们首先裁减，并不意味着其他核国家不进行核裁军。在两个超级大国大量削减核武器，减少了对其他核国家的威胁后，其他核国家就应按照合理的比例同它们一起裁减核武器。这是根据当前核军备现状应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核裁军途径。但是，有的核大国无视核国家之间的巨大核差距，别有用心地强调什么“核力量的现有均衡状况在所有阶段都保持不受影响”。有的不结盟国家代表正确地指出，当前根本不存在什么核国家之间的均衡状况，只存在两个超级大国同其他核国家之间的巨大不平衡状态。所谓要在各阶段保持“均衡状况”，就是要永远保持超级大国的核优势、核讹诈的地位。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推动核裁军的进程，也无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消除核战争的危險。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并不愿在发展核武器方面花费资源。但是，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我们不得不掌握必要的防御力量来保卫我国的独立、安全和经济建设。我们进行的核试验的次数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作为一个核国家，中国对核裁军也负有责任。我们一直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以消除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并彻底消除核战争危险。

我国政府多次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与此立场相联系，我们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充分说明我国很有限的核力量的防御性质。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争取核裁军、防止核战争而努力。

核裁军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重要议题，也是世界人民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很遗憾，过去几年中，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第二届关于裁军的特别联大即将举行。裁委会有责任继续努力，同时我们要求核大国顺应国际舆论的要求，用实际行动表现其声称的裁军意愿，使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在制定“综合裁军方案”方面，有可能取得进展。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南斯拉夫代表弗尔胡奈茨大使发言。

弗尔胡奈茨（南斯拉夫）：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当选为三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表示祝贺，并向你保证南斯拉夫代表团在你履行责职时给予全力支持和合作。我还愿意感谢伊朗代表马哈拉蒂大使作为上个月的主席作出了很好的成绩。

今天，象三年前的情况一样，南斯拉夫代表团又要发言表示它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没有能够就核裁军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深刻不满了。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委员会的全部工作中居于最重要和最优先的地位。我们坚决要求委员会此时认真地开始讨论核裁军问题，并就这一进程开始谈判。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整个裁军努力就将大大削弱，从而影响委员会的声誉。这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是委员会的全体会员国在第一届特别会议时同意承担的责任，对此已毋庸重复了。

我们的要求已愈显理直气壮，因为随着世界范围军备竞赛的进行，核军备正在继续发展，甚至不断增加，而不顾这样做需要付出天文数字的开支并带来惊人的毁灭性后果。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核武器对人类生存本身造成的危险，由此需要早日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核军备竞赛并进行核裁军。为了减少这一危险，联合国范围内外已经提出了许多提案。但是，核武器继续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获得发展，从而造成核武器数目的惊人增长和更加复杂更具有毁灭性的武器系统的发展和部署。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被告知说，由于各国间，特别是核国家之间今天普遍缺乏信任，本委员会不可能开始关于核裁军的谈判进程。但是我们可得问问自己，如果核军备竞赛这样激烈地进行下去，又怎样实现这种信任和安全呢？

几年来提出的裁军措施包括了整个范围的核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包括限制、裁减和销毁核武器以及它们的运载系统；停止生产核武器；还有停止生产制造核武器用的可裂变物质，等等。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确认：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核裁军是最优先的事项，其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而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在实现核裁军的任务中负有特别责任。

第十届联大特别会议把防止核战争爆发作为它的十大目标之一。要是不同时就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所谓战术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这个目标就面临极大的危险，因为这种武器若使用在小国领土上，就会带来特别严重的战略性后果。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尽早采取适当步骤全面审议整个核裁军问题。在我们看来，有必要同时在一个单一的过程内讨论常规武器的问题。它已成为人们通常称为全盘均势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象欧洲那样这些武器非常集中的地区。

目前的国际形势加重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必须对扭转当前的趋势和防止一场灾难性的核冲突作出贡献一事上所负的责任。

核裁军是所有裁军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被联合国列为最优先的任务，因此，为此目的进行谈判，是作为被《最后文件》确定的唯一谈判机构的委员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找出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基础。

在要求这样做时，南斯拉夫代表团并不是孤立的。委员会的21个不结盟和中立国家集团的全体会员国都坚持这个要求，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已在1980年7月9日第CD/116号和1981年4月24日第CD/180号两个文件中作出明确的表示。

第CD/116号文件所载21国集团的工作文件提出了需要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项目下进行谈判时讨论的一些具体问题是：(1)确定并说明《最后文件》第50段提出的核裁军阶段，包括明确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无核武器国家在实现核裁军过程中的作用；(2)澄清在核裁军实施之前，在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防止核战争方面所涉及的问题；(3)澄清有关消除对核威慑理论的依赖问题；和(4)采取措施确保委员会有效履行它作为裁军领域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职责，以及在这方面它同双边的、地区性的和其他有限范围的论坛所进行的有关核裁军的谈判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21国集团提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于1980年这一届会议开始谈判，以便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

在21国看来，核裁军问题的多边谈判早就该进行了，而谈判取得成功的基本先决条件是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愿。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根据这样的估计，21国集团在其1981年4月24日第CD/180号文件所载工作文件中表示它坚定地相信“有非核武器国家和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继续并加紧寻求一项共同办法，使它能够履行在裁军领域里联合国大会给它的职权。21国集团特别期望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迫切需要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一事将促进本委员会的任务。双边的和地区性的谈判，特别是对一些由于核军备的集中而增加了对抗危险的特定地区而言，是很有益的，应该予以加强，但是关于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同样具有重大利害关系问题的多边谈判也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毫不迟延地开展，因委员会是裁军领域里的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交的第CD/4号文件所载工作文件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赞成在委员会开始核裁军问题的谈判。

正因为上述原因，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和英国不仅反对设立核裁军的工作小组，而且根本反对委员会应讨论核裁军的主张。这两个国家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曾欣然承担这一责任，怎么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呢？我们再次敦促他们接受为数众多的请求，改变它们的态度，现在我们再次要求他们同意成立这一工作小组，从而不再阻挠委员会讨论这个最重要的裁军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尊敬的巴西大使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的意见，他在2月25日的发言中，再次提出论据，说明在委员会进行有关核裁军问题的谈判的必要性，并宣称美国无权对此进行阻挠。迄今我们没有听到美国方面对这种拒绝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我们也没有看到提出任何别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有关核裁军的多边谈判提供了最适当的讲坛，应该毫不迟延地开始就此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成立工作小组是为这一进程开一个头的最好办法。

主席：谢谢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愿在开始发言时同其他人一样地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本委员会三月份主席表示真诚的祝贺。你杰出的人品和公认的能力保证了你将能使本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时期的讨论成功地结束。我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墨西哥)

们还要向你的前任, 伊朗的尊敬的代表马哈拉蒂大使表示感谢, 他杰出和有效地指导了我们二月份的工作。

从一开始就促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将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列为本委员会议程上两个优先项目之一, 其理由是很明显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在庄严地宣布“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具有高度的优先地位”之后, 达成协商一致将如下明确的声明列入了《最后文件》的第47段,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该段声明如下: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 以便防止卷入核武器的战争危险。在这方面, 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可以回顾一下, 在同一个文件中联大表示承认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继续“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一种威胁”并因此宣布“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 “所有会员国都有权利参加”此种裁军谈判, 为此已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

无疑为此理由, 从由现成员国组成的委员会建立之后的第一年即1979年开始本委员会就在好些发言和两个工作文件即七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倡议的第CD/4号文件和21国集团提出的第CD/36号文件中提到核裁军的多边谈判问题。众所周知, 1980年时同样是上述几个国家又提出了两个工作文件即分别为第CD/109号文件和第CD/116号文件, 同时, 就此问题的发言大量增加。最后, 在1981年时, 由于面临我们所处的令人惊恐的国际形势, 本委员会看来已给予核裁军以同禁止核武器试验项目一样的最优先地位。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我们可以例举这个事实: 若把本委员会最近的一次报告研究一下, 就可看到, 专门审查“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的工作”的120个段落中, 其中不少于41段, 或全部的三分之一以上, 是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题。

对此问题21国集团成员已经极坦率地表示过其正确意见。比如说, 作为1981年4月24日第CD/180号文件散发的声明中, 该集团提出了如下看法:

“秘书长的‘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A/392)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及结论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部分为这些讨论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材料。这些讨论证实了21国集团的如下信念：核军备竞赛同进一步实现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核裁军领域里的进展将有利于改善国际气氛，而它们又可以转过来促使谈判取得进一步进展；所有国家，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一样，对核裁军措施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少数几个大国的武器库里有了核武器就会直接或在根本上危及全世界的安全……”。请允许我重复一下最后一句话：“因为，少数几个大国的武器库里有了核武器就会直接或在根本上危及全世界的安全”。我现在继续念我引用的文件。

“21国集团在经过这一场讨论后进一步深信，核威慑理论决没有起到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作用，倒反而是核军备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并导致国际关系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而且这种理论归根到底是以打算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所以不能成为阻止核战争爆发的基础，而核战争是一种既影响交战国，也同样影响非交战国的战争。关于核武器国家相互竞争积累核军备一事，不能以对它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为理由而加以宽恕。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核武库的增加远远不能有助于加强各国的安全，相反，会削弱安全，并增长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此外，21国集团认为，全世界的安全竟要决定于核武器国家之间现有的国家关系，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没有道理的”。

在去年的会议结束时，21国集团在作为1981年8月19日的第CD/222号文件散发的声明中也宣布了如下引语：

“21国集团相信，核军备的不断升级和数量质量上的发展会直接地和根本性地同样损害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由于相信核裁军的问题对全世界的安全有着重大关系，21国集团乃在第CD/180号文件中建议设立一个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毫不迟延地就核裁军的某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最后文件》第50段中载有的制订核裁军的阶段问题，开始谈判。遗憾的是，委员会1981年的会议未能就这一建议达成协商一致，这样就阻碍了这个裁军领域中的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就此议程上的一个最高优先项目进行具体的谈判。”

同时，大会也一直对这一问题给予不间断和迫切的关心。如，联大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第35/152 B号和第35/152 C号两项决议。其中第二项决议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第1981年会议一开始就其1979年和1980年议程上题为‘停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刚刚结束的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三个决议，也就是第36/92 E号，第36/92 F号和第36/92 M号决议，这三个决议的规定基本上和三个决议中的第2个的内容一样。其中，大会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2年会议期间“就其议程上的优先的——我引用决议的措辞——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同时为了达到这项目的——我再引用原文——“作为紧急事项设立一个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一个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特设工作小组”。

我刚引用的那些大会决议可能看来是很乏味的，因而根本没有反映出现实生活的确切的画面，特别是因为根据愿意忘记不愉快的事的那种人道主义倾向，人们不愿想象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试图阻止什么东西。要阻止的是核战争及其可怕的后果，人们把它称之为“核屠杀”，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去年12月，我荣幸地到广岛进行了短时间的访问，使我更好地了解了“核屠杀”这几个字的含意和内容。然而，使广岛变为灰烬的原子弹若与核超级大国的军火库里现有的很多炸弹相比的话，今天可能只算得上是一个玩具，虽然肯定是一个可怕的玩具。如众所周知，上述那些炸弹的破坏力是以百万吨级计的，也就是以百万吨计的达那炸药的炸毁力。我生动地回忆起在那次访问时有一些烧焦的石头台阶，其中有一级上面留有1945年原子弹爆炸时坐在那儿的一个人的无法去掉的可怕的唯一痕迹。我重复一下，那儿留有那个人的无法去掉的轮廓痕迹。

这就是为什么值得再一次强调，将于1982年6月7日在纽约开幕的第二届会议之前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充分代表了国际社会的该机构曾一致通过了一组明确的决议，其中某些决议我已在发言的开始提过了。在这些决议中，大会强调了这一事实：由于“光凭现有的核武器军库已足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而有余”，人类目前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毁灭的危险。大会还促大家注意迫切有需要消除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并表达了如下不详的看法——我再引用原文：“人类正面临着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看来这些话已随风飘走，或者这些话从来不曾到达过最需要听见这些话的人的耳朵里。自那时以来由于失去控制的军备竞赛和军事预算的大量升级，通过所谓大众媒介经常给我们带来的远不能使我们放心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或者可以更确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切地说，“更令人不能容忍”。

不久前，《纽约时报》用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核国家领导人进一言”的信件。其中附有一张照片说明即，一位母亲以保护的姿态怀抱着她的两个孩子以示对他们坚强的保护。信上签名的有一千多个自称为“不愿我们的孩子成为最后的一代的愤怒的母亲”，她们特别强调地声称：

“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以有计划的或偶发的核灭绝来威胁世界的军火库还在继续增强。

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由于有人声称他们拥护和平，但同时他们却在制造战争，他们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同人类的命运混为一谈。

我们之所以感到气愤是因为，一些国家花费数以亿万计的美元去制造武器，而同时无数的孩子却在挨饿。

我们谴责一国政府使用武力去反对另一国政府，因为这种行为可以引起核战争。

我们代表了那些认为没有任何一国政府可有权判决全人类以死刑的美国妇女发言。”

我们确信，那篇雄辩的信的签名者们表现出的愤怒不是她们个人的感情而是无数人同样具有的愤怒感情，也就是所有下述人士的愤怒感情，他们认识到，不管多么肤浅地认识到，已积聚的巨大的核武库的潜在意义，它们的毁坏能力估计相当于毁灭广岛那种类型的炸弹的一百万倍以上，或者换句话说，地球上每一个人可以挨到三吨以上的达那炸药。

起草秘书长报告的专家们说，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说，“若发生核战争，那将是人的愚行达到顶点”的表现。最新发表的由乔治·凯南写前言的权威性出版物“世界军事和社会开支”，载有简单描述这种战争的如下后果：

“核爆炸的最直接的具体后果是极猛烈的爆炸性冲击波和火灾。对城市和军事设施的一场攻击会引起飓风，使风暴性的大火横扫整个大陆。核爆炸不仅释放出它们本身的核辐射，还释放出遭攻击的反应堆和核武器中的核辐射。

未立即烧死，炸裂或窒息在防空洞里的人们会感到自己处于一个垂死者，死者和精神失常者居住的恶梦世界中。食物、农作物和土地被污染。水不能饮。医疗设施、传信和运输线都损失殆尽。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在一个垂死行星的寂静中，辐射会横扫海洋并进入大气，耗尽臭氧层并释放出有害的紫外线。当这种紫外线杀死了所有遗留动物的生命时，生态系统的瓦解会使地球变成一片废墟。”

当有人思考一下我刚刚引用的一些描述时，他就能很好的理解到为什么1978年的联大特别会议断言——我再次引用原文——“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以及“消除一场核战争的威胁是当今最尖锐和紧迫的任务”。

我们谨希望，直到现在还在阻挠21国集团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其他成员国的努力的那些核国家最后将会决心承认那一“重大利益”的无可置疑的合法性。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他们会停止阻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论坛中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多边谈判，同时为响应21国集团的不断要求和大会的坚持不懈的敦促，他们将认识立即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必要性和适宜性——当然不是代替我们为第一个议程项目核禁试所建议的那个工作小组，而是在那个工作小组之外，立即建立，我重复一下，一个处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作为达到我刚才明确过的目标的第一步。

主席：感谢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特别是感谢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赫德尔大使发言。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在2月16日和25日的发言中曾总结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全面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的主要立场。我们重申我们支持本委员会就这两个项目进行有效的谈判并建议建立相应的特设工作小组。同时，我们还为两个特设工作小组提出了职权草案以待本机构的成员国进行审议。

参加最近关于项目1和项目2讨论的大多数代表团在上周和今天都表示了类似的意见。现在应该是看看我们站在什么地方以及我们应该从讨论中得出什么结论。

由于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再次表示反对建立有关项目1和项目2的工作小组，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因此我们想请主席先生就项目1和项目2的进一步进行的问题立即开始协商。应该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特别是和核武器国家个别或一起进行协商。在这方面，拒绝建立两个工作小组的核武器国家可以提出他们认为重要的建议以推进我们就项目1和项目2的工作。我们的希望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主席先生，你能够向委员会报告这些协商的成果，以便我们可以就建立工作小组的提议作出一项正式的决定，并为了就这些最高优先问题取得进展而审议将采取的进一步步骤。

在这一方面，我回忆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去年曾提出过相应的提案，载于工作文件第CD/193号。

今天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尊敬的代表代表他的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一份有关不把核武器设置在目前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的工作文件。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科米韦斯大使在这方面作出的解释。我们希望本委员会对于他发言中和有关的工作文件中的呼吁作出有利的响应。

主席：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已及时地注意到他的程序建议并在此方面想说，关于审议议程项目上建立辅助机构的问题将在明天下午的非正式会议上第一个予以讨论。按照委员会的第157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挪威代表，外交部国务秘书埃温·贝阿格先生发言。

贝阿格先生（挪威）：首先，请让我向主席今天上午对我表示欢迎的一番十分友好的讲话表示感谢，并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祝贺你当选为本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职务。我向你保证，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作为谈判讲坛的世界中心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因而我感到很有幸能够在今天上午对你们讲话并就目前委员会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阐述我们的一些看法。鉴于时间已迟，我将尽力作简短的发言。

但，首先，让我概括一下挪威在裁军领域中的政策的某些基本的组成部分。挪威政府极重视军备控制和裁军的重要意义，并把它作为我们整个安全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挪威位于一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理地区。因而，整个东西方关系的发展情况对我们的安全形势有着直接和重大的影响。

(贝阿格先生，挪威)

我们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对我们的军事安全和防务能力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个联盟同样致力于决心推行有意义的军备控制和裁军。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利益，我们支持将带来加强整个军事形势的稳定性和可预报性以及促成降低军备水平的所有努力。

为有效起见，我们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裁军和军备控制措施必须遵守以下重要的原则：

均势；

互惠；以及

核查。

这些条件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因此不应该认为一方向另一方的单方面的让步。

就裁军和军备控制采取措施的谈判不是在一个政治真空中进行的。此类措施本身也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的根本分歧和冲突。

国际政治形势方面的最近发展，东—西方紧张关系的加剧可能会损害真正的缓和和军备控制的前景。因此，消除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将是我们能够为裁军和军备控制创立更有利的条件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尽管存在目前的这种国际气候，象这样一个机构的谈判机构仍应该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以求达到可能制止和扭转继续在进行的军备积聚的进程。

在这方面，让我强调，只要每个国家对其自身的军事部署进行更多的限制，就能够获得巨大的进展。如大家所知，挪威对于特别是外国军事基地、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军事演习方面进行了一些单方面的限制。进行这些自我限制的目的在于在我们附近的地理区内获得缓和的紧张局势和稳定。

我国政府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任务，在我们看来，是确定共同的裁军利益和草拟共同的裁军目标，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作出承诺，把这些目标正式制定下来并加以维护。最后，这将是本委员会力量的一次重要考验，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将借以对其工作进行评定的标准。

正是出于这种看法，我们也期望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发挥重要的作用。

1978年的第一届特别会议对裁军领域内的真正进展带来了期望。我要遗憾地

(贝阿格先生，挪威)

说，这些期望未能实现。实际上，政治局势的发展，继续进行的军备竞赛和武器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深切的忧虑。反过来，这又增加了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重要性。我们真诚地希望，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存在将促进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工作。大量的工作都投入了这份文件，因此它应该作为筹备下一届会议的指导。

挪威强烈的支持综合裁军方案的拟订。一个均衡的，有远见的综合方案确实能够为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的未来行动提供一个有用的方针，并可成为第一届特别会议的《行动纲领》的一次极有价值的延伸。

这样一来，综合裁军方案将帮助我们在朝着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的道路上取得新的进展。

我国政府已明示的目标是积极地和建设性地致力于确保第二届特别会议取得尽可能最好的成果。

因而，我们打算提出一份工作文件，目的是继续推进第一届特别会议时提出的一项倡议，即各国采用一些程序来估价大宗武器采购和各种军事计划对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影响。反过来，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各种建议也应进行类似的分析。

我们也要继续推进挪威曾积极参加的联合国对于裁军和发展进行的研究。将裁军省下来的资源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用来造福于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必须继续列入我们议程的优先项目之中。

此外，我们还编写了一份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有关的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措施的文件。我们还打算就体制问题，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项活动，提出一份工作文件。

在为特别会议进行筹备方面，我们将利用最近受挪威外交部委托而作的一些专家研究报告。

停止核军备竞赛应该仍然是今天的优先事项。核军备是对人类生存的一个挑战。请允许我就这一优先项目提出一些十分简明的看法。

我国政府特别重视美国和苏联之间在日内瓦进行的有关中程核部队谈判的成功与否。挪威真诚地希望这些谈判会带来积极的成果。我们感到鼓舞地看到，虽然存在着妨碍军备控制以及裁军谈判取得新进展的，正在恶化的国际形势，但这些谈判仍

(贝阿格先生，挪威)

在继续进行。

我们还特别重视美国和苏联之间就大量裁减战略核武器的武库和部署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进行会谈。我们真诚地希望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能早日恢复，并满意地指出，为此作准备的工作确实在继续进行。

我们以极大的关切考虑到这一事实：为结束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试图迄今未获得成功。如果在更多的核武器国家之间也发生同样的军备竞赛，这一巨大的问题将会复杂化并预兆不祥。在这方面，核武器国家推行的政策和他们让核武器在其战略方面发挥的作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在纵的核扩散和横的核扩散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在这方面，我想回顾的是，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让各个缔约国承诺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真诚地进行谈判。”

我们认为，自从签订不扩散条约以来，不扩散的制度是为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而迄今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但是该制度既脆弱又容易受侵犯。因此迫切需要采取防止这种侵犯的措施。

全面禁试条约将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也将是对促进不扩散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无歧视性文件。若缔结此项条约，核武器国家也就是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走向实施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对他们规定的各项义务。

在全面禁试方面的进展是缓慢和困难的。技术问题，特别是关于核查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然而，若能达成协定，其益处将是巨大的，其后果将非常深远，因此一定会在我们的全面评讲中占据很大的分量。在此我愿提及加拿大大使于2月18日在本委员会中的发言，他在该发言中就如何避免由于核试验谈判进程继续陷入僵局而产生的危险问题概述了加拿大的想法。我们同样有这些忧虑并完全同意加拿大大使作出的建议。

挪威对它认为极其重要的有关全面禁试的核查问题有特殊的兴趣。适当的核查是这类任何协定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我们积极地参加了为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措施而设立的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这是因为挪威地震站(NORSAR)提供了专业知识和检测仪器。这个小组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实际上，科学小组做了一些先驱性的工作。我们认为，它建议的核查体系可以成为其它领域的核查机构

(贝阿格先生, 挪威)

的一个模式。

我愿重申我国政府愿意让挪威地震站作为一个在全球的地震核查体系中监测全面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的一个站。

若能就不对无核武器国家进行核进攻作出充分的安全保证, 那将是对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挪威同意那些国家的意见, 即, 1968年6月19日的安理会第255号决议并没有向不结盟国家作出足够的保证。那些未参加具有核安全保证的联盟安全系统并且被要求放弃获得核武器选择的国家有理由要求人们作出不对其进行核武器进攻或威胁进行核武器进攻的保证。直接有关的核武器国家对为此问题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负有特殊的责任。

虽然大家公认在核裁军领域中很遗憾没有什么进展, 但我们认为, 不能把缺乏进展作为理由而拒绝各种不扩散措施。我们非常关切, 在紧张和冲突地区的几个处于界限上的国家还没有放弃发展核武器的选择。

从挪威方面来说, 它支持的原则是, 不应该将敏感的核材料、设备和技术进行转让或出口, 除非作为受方的无核武器国家的所有核活动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或其他的承诺不获得核爆炸装置的同样有约束力的国际保证之下。因此, 挪威已决定只对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提供核出口。

也请允许我十分扼要地重申一下我们对化学武器的观点。考虑到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最近报告, 我们认为, 紧迫的需要是设置障碍防止这一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我们敦促加紧努力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去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现在应竭尽一切努力以便就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现有储存的问题达成一个案文草案。为此,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 委员会已经就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新职权达成了一致决定。

我们认为, 一项新的公约应该包括有关充分核查的条款, 对此, 我们希望能略尽绵薄。参加了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专家会议的挪威专家提出了一项有关对在冬季条件下使用的化学战剂进行取样和识别的研究方案。该方案的目的是建立国际核查程序, 以便找出使用化学剂的证据。这个研究项目的成果将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在结束发言时, 我愿提一下, 我们最近加强了我们在日内瓦的代表, 目的是使挪威政府能够更紧密地跟随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因而, 我们将第一次积极

(贝阿格先生，挪威)

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工作小组。

由于认识到这些工作小组在日内瓦的谈判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因此通过参加它们的活动，我们还将努力利用挪威各研究机构所具备的专门知识。

最后，我注意到，委员会的本届会议将又一次讨论成员的资格问题以便为第二届特别会议作准备并供其进行审查。挪威方面仍然赞成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目前成员组成再进行一次有限的扩大。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有限制的扩大，会在不妨碍其工作效率或其谈判性质的情况下，增加委员会的代表性。

如果第二届特别会议建议作另一次的有限扩大，挪威将力求成为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这将符合我们对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长期关切——这种关切，如我在开场白时所说的，也是受我们的战略地理位置所影响的。

我愿感谢今天上午给我提供这个机会发言。我要以我国政府的名义，真诚地希望委员会的重要的审议工作能够成功地继续进行。我向你们保证，挪威将作为一名积极的观察员继续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并在你，主席先生的允许下，请让我表达一下我个人的希望：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挪威的一位代表将以正式成员的资格荣幸地在这个委员会上发言。

主席：感谢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的重要和有兴趣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的发言名单上不再有发言者了。是否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如果没有，我愿宣布，应我的请求，秘书今天已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载有委员会及其辅助机构下周会议的时间表。如往常一样，这只是指示性的，以后在必要时可根据我们工作的需要进行调整。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委员会同意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主席要求我宣布，今天下午3时30分将在第1号会议室召开综合裁军方案的联系小组会议。

(主席)

依照本周时间表的修正2，委员会将在明天，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体会议将在3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举行。

现在休会。

下午1时20分散会

×× ×× ×× ×× ××